



1

ENDANGERED NIGHTLIFE

夜生活, 急需保护的物种

去年年底, 上海 The Shelter 关上了大门, 无数人为其忧伤。然而过去十年, 英国几乎一半的夜店都关闭了。伦敦的夜生活好像成了急需保护的物种, 且英国的其他主要城市都面临着同样的困扰。然而在英吉利海峡的对面, 夜店一片繁荣。Fabric 夜店关闭一周后, 德国柏林的 Berghain 夜店被正式认定为文化机构和高端艺术机构, 也因此可以少纳税, 并获得比 Kapital 夜店更多的殊荣。在官方当局眼中, Berghain 提升到了与音乐会同等的级别。繁荣的夜生活吸引游人来到这些之前地图上从未标注的夜店, 如 Bassiani、Mtkvarze、Vitamin Cubes 以及格鲁吉亚的 Tbilisi (近期发展起来的、号称能提供最丰富夜生活的场所之一)。Berghain 的例子证明, 在柏林文化界中, 高科技舞曲与经典音乐同样都是精粹。“伦敦夜店已在垂死挣扎, 而西欧的夜店才刚刚发展起来。”《The Calvert Journal》副主编亚瑟·豪斯 (Arthur House) 写道。他同时赞扬了华沙、贝尔格莱德和基辅等地的夜店。然而, 历史告诉我们, 发展夜店很容易, 难的是在聚光灯下仍能保持青春活力, 因为从本质上来看夜店变化无常, 并且必须在庇护中才能蓬勃发展。

撰文—Silvia Bombardini 编辑—冯婧怡 翻译—丁玲玲 供图—Gettyimages 设计—小黑

夜间沙皇上任

任何夜生活都需要培养，他们受到一些隐藏的权力纵容。论对国家经济的贡献而言，夜生活绝不仅限于旅游。有数据显示，即使在惨淡的境况中，英国夜生活行业所提供的就业率几乎占英国总就业的8%，占伦敦的八分之一。某些夜生活盛行的大城市还为此设立了一个专门职务——首席负责人，如巴黎、旧金山和苏黎世。今年年初他们集聚于阿姆斯特丹，参加了首个全球夜间市长峰会（Night Mayor's Summit）。而他们集聚在那里也并非巧合。伦敦将于今年加入他们的行列，并在去年11月4日任命了首位Night Czar（夜间沙皇）——Amy Lamé。该头衔名称如此与众不同，可能是因为英语中night mayor（夜间市长）与nightmare（噩梦）有着相似的谐音，不太吉利。Amy Lamé是名广播员、表演者，也是《From Prejudice to Pride》的作者。《From Prejudice to Pride》是本关于同性恋群体的儿童历史书，将于今年6月出版。Lamé还是RVT Future的创始人之一。RVT Future是个社区团体，保护伦敦宝贵的皇家沃克斯豪尔酒店（Royal Vauxhall Tavern）。每周六她都会在该酒店举办俱乐部之夜Duckie，并且已经21年了。

可以肯定的是，她看起来信心满满，但管理夜间伦敦并不会那么容易。例如，去年5月份以来一直担任伦敦日间市长的Sadiq Khan已经开通了期待已久的伦敦通宵地铁，并承诺引入所谓的主事者（agent of change）原则，保护之前已成立的音乐场所，不用负担在其附近新建住宅区的隔音费用，但是对社交网站上有关#savefabric的请愿，伦敦市长Khan也无能为力。Fabric夜店执照被吊销，据说是因为夏季有两名青少年在这里吸毒而亡。尽管抗议者称关闭夜总会并不能让人们停止吸毒，因为他们会将毒品带到其他地方，但是国家统计表明，16至24岁的年轻人中，每5人中有1人去年吸食了毒品，相当于伦敦约有110万人在吸毒。虽然百分比相较于10年前低了很多，但2015年由吸毒造成的死亡人数创了自1993年来的历史新高，这就意味着那些吸食毒品的人极有可能在滥用，意味着毒品毒性比以往更强。英国急需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同意大利和西班牙一样，英国依旧是欧洲最大的可卡因消费市场之一。一些学者认为，19世纪20年代可卡因的大量涌入是夜店历史的起点。然而，令伦敦青年人最怒不可遏的是这种广为流传的看法，即毒品只是个借口，而且像之前其他那些夜店一样，Fabric的关闭是为了给改造和重建让路。

夜店瞄上了郊区和乡村

对那些困在镇上的人来说，一些另类时尚夜店越来越受欢迎，如教堂。沙夫茨伯里大街上的一所改作俗用的威尔士长老会教堂（Welsh Presbyterian church）几十年来一直是伦敦非常受欢迎的Limelight夜店的所在地，而且一直使用到2000年初才停业。但自那之后，看起来如此矛盾的文娱活动和利益相关者已经学会了24小时共存。哈克尼的圣约翰大教堂（The Church of St John）仍然是地方牧区每天布道和唱圣歌之地，但太阳落山后，就欢迎现场音乐和国际“浩室”DJ们。虽然夜生活好像是城市薄弱环节的固有一部分，但这并不是说如果城市不再欢迎，它就不会转移。最近，夜生活瞄上了郊区和乡村。

“像在发展中国家一样，在郊区发展起来的帐篷城和临时社区将是高尚派对的好去处。”作家欧文·威尔士（Irvine Welsh）告诉《卫报》（The Guardian）。欧文的小说《猜火车》（Trainspotting）1996年拍成电影后，他经常在不同的场合被指责鼓吹毒品。然而，巧合的是，欧文也是#savethearches运动的公开支持者，尽管没成功。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至少他的预言已成真。《VICE》杂志报道，无聊和社交媒体助推了英国的非法狂欢复兴运动（illegal rave renaissance）。克莱夫·马丁（Clive Martin）的最近纪录片《Big Night Out》系列和《Locked Of》探索了非法狂欢复兴运动。他们称之为复兴运动，那是因为英国狂欢最辉煌的时刻早已离我们远去。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是如今前途未卜的那些超级俱乐部才刚刚成立的时候，国家正处于

免费户外派对的黄金年代。据论证，该时代以1992年长达一周的Castlemorton狂欢为终点。Castlemorton狂欢被认为推动了《刑事司法》（Criminal Justice）和《公共秩序条例》（Public Order Act）（现在有时被用于停止生日烧烤等活动）的制定。

纪录片中，马丁遇到了ScumTek团体和Diztorshon Crew戴着面具的组织者，并发表了知名言论，将北威尔士城市登比描述为“狂欢的乐土”，其他派对参与者也坦言这些活动大部分魅力来自于其非法性，等同于他们的音乐节。

千禧一代的狂欢方式

千禧一代更爱glamping（豪华露营）。Glamping是glamour（魅力）和camping（露营）的混成词，如果没有公开表明glamping的狂欢性以及过去这些年它的流行性，那glamping指的是对美的关注。更多的狂欢节正在英国草原兴起，从华丽风到乡村风格。格拉斯顿堡（2016年总计接待游客13.5万）到Creamfields大型DJ音乐节和BoomTown Fair音乐节，再到大逃亡（The Great Escape）。2016年7月，剑桥郡举办的秘密花园派对音乐节（Secret Garden Party）是英国首个与当地警方合作、向参加者提供现场尝毒品机会的节日，因此，参加者知道他们将要尝的是什么。很多人发现他们所着迷的物质完全不是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而更像是防疟疾的药品，直接扔掉。采取零容忍方式，虽然到目前为止证明效果不是很明显，但是英国好像暂时仍很有可能保持其常态。澳大利亚、瑞士和荷兰等国家长期以来也采取类似的服务。

大量节日和郊区狂欢的出现说明，大部分城市里的夜店的会员们已没有多少选择，要么追随潮流，要么与之抗争。但不要将此误认为是懒惰或顺从。更准确地说，这说明了夜生活虽然能被追求，但不能被驯服，永远不能被禁锢。“我们知道，事情不可能也不会永远一成不变。这就是刺激所在。狂欢在于时机，在于当下，”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ton）在《Dazed》杂志中写道，“今天我们爱的，明天可能就不爱了，夜店地区的演变取决于对同等关键时刻的保护：当下。”这是个

1. Charles Jeffrey LOVERBOY
2017春夏男装
2. 哈克尼的圣约翰大教堂在太阳落山后，欢迎现场音乐和国际“浩

室”DJ们
3. Clive Martin的最近纪录片《Big Night Out》系列



2



3

喜忧参半的想法，即作为夜间中心的伦敦正自然地走到终点。这座城市并没有扼杀其夜生活。夜生活只是在前进，进入了更为丰富的领域。有些人甚至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市区夜店的衰落。不管夜店关闭与否，对如今的年轻英国人来说，夜店永远不是前几代人眼中的惯例了。更多国家统计表明，2013年27%的16至24岁的年轻人滴酒不沾。更高昂的学费以及更高的入场费（俱乐部不再卖鸡尾酒，可以此作为补偿）将俱乐部之夜变成了一场特殊活动，而不是一次普通事件。这可能是免费狂欢和一年一度的节日现在这么受喜爱的原因。广播事业的兴起如Boiler Room（一个满足和挑战听众品味的播放现场音乐的网站）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还有约会APP。老派夜店的三大主要卖点——痛饮、好音乐和征服，要么丧失了吸引力，要么已被其他新兴产物轻松替代。

不过，据说千禧的一代是最为怀旧的一代：伦敦年轻人怀念无忧无虑的享乐主义时代。他们可能无法再像前人那样参与到其中，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亲身经历英国夜总会文化的黄金时代，然而通过消费，他们拥有了亲身经历过的那几代人的记忆。这不是简单地跟着同样的老节拍哼唱，而是如饥似渴。视觉影响建立，最终形成潮流。来自巴黎、伦敦、纽约和东京的时尚品牌都在称颂迷幻浩室运动（acid house movement）的优点，赞扬结束得太早的1990年代的狂欢，赞美帆布皮带、荧光网丝和霓虹灯。盛大的怀旧滚滚而来，并扎了根。

夜总会时装应接不暇

MSGM 2017春夏男装系列回应了夜店主题：弹簧钩、石洗流浪包、眼花缭乱的多彩菱形花纹和模糊不清的照片印花。“朦胧得像记忆，”Massimo Giorgetti说，“这不是化学幻象！”1977年出生于里米尼的Giorgetti总是能想起在意大利Riviera、Cocoricò和Echoes等知名夜店度过的夜晚。正如传说的那样，Echoes是在1986年的意大利能听到“浩室”音乐的第一家夜店。来自纽约的Tim Coppens展现了相同的主题，虽然他的角度更加内敛。他记得春季无止境派对后看到的雾蒙蒙的早晨。城市安静而苍白，但耳朵

1. House of Holland 2017春夏男装
2. Marc Jacobs 2017春夏
3. MSGM 2017春夏男装系列回应了夜店主题
4. Caitlin Price 2017春夏
5. Kenzo 2017春夏男装
6. Matty Bovan 2017春夏
7. Molly Goddard 2017春夏
8. Givenchy 2017度假系列



1



2



3



4



5



6



7



8

仍嗡嗡作响，独自一人走回家，衣冠不整，高能见度服装照亮回家之路。然而，到目前为止，对狂欢文化最酣畅淋漓的致敬还要数 Marc Jacobs。在在 Hammerstein 舞厅的霓虹灯下，模特们踩着厚底高跟鞋，伴着 1995 年英国乐团 Underworld 的经典硬核迷幻舞曲《Born Slippy》的重节奏姗姗而来。如果相较于大多数男装秀中的夜店年轻人，她们看上去有点生硬，这可能是因为在声名狼藉的彩色雷鬼头或是薄锡箔金属物上超现实的贴花——火炉、仙人掌和蓝睫毛太极图。同样地，受意大利那不勒斯 1990 年代高科技舞曲的启发，Riccardo Tisci 在 Givenchy 2017 度假系列中展现了自己对该主题的理解。据《WWD》报道，Tisci 少年时代非常了解 1990 年代高科技舞曲，过去经常参加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当地派对，如由 Angels of Love 组织的那些派对。创作 2016 秋冬系列时，就已在查阅地下狂欢的图片。迷彩图案和有超数字黑白印花的亮黄色廉价针织衫都可能来自老式传单。一件 Unity Rave 的 T 恤背后是吐舌笑脸，前面是外星人人头，一条羊毛足球围巾印着“HALLUCINATION GENERATION”。复古传单的 logo（Carol Lim 和 Humberto Leon 想确保获得专有权）也出现在 Kenzo 女装早春系列和男装春夏系列上。“我们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夜晚”是二人在品牌网站中对男女装的描述。“夜生活是每座城市的灵魂，”新闻稿中提到，“这个系列是致敬俱乐部文化的传奇，追忆过去，铺路未来。长存的聚会和派对将创造和孕育出更多的传奇。”后面是一连串俱乐部的名称：Save the Robots、Berliniamsburg、Café Con Leche、Meow Mix 和 Black Blanc Beur，甚至有 Limelight（她们记忆中的曼哈顿那家 Limelight 俱乐部）。就像伦敦的 Limelight，该俱乐部建在原圣餐圣工会教堂（Episcopal Church of the Holy Communion）的旧址上，1996 年因安杰尔·梅伦德斯（Angel Melendez）被同为 Club Kid 的同伴迈克尔·艾里格（Michael Alig）谋杀而变得臭名昭著。麦考利·库尔金（Macaulay Culkin）在 2003 年电影《派对怪兽》（Party Monster）中扮演了迈克尔·艾里格。

他们所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怀旧情节，但提到伦敦，环境是关键。尽管派对的主题依旧活泼轻松，是典型的娱乐，但对伦敦夜生活未来明显的不确定令人对影响伦敦的设计

师及其系列的特定狂欢怀旧品牌解读出另一层含义。可能是定局感、紧迫感、真心渴望后的阴影。很多来自伦敦时装周（British Fashion Council）的最年轻的宠儿并不比他们的顾客大。他们放纵千禧一代对早已逝去时代的向往（这也是他们自己的向往），少了些记忆，多了些幻想。那些更睿智更富经验的设计师中，有些人确实记得那些日子。

Martine Rose 2016 秋冬系列的灵感来源于复古品，包括史蒂夫·特里（Steve Terry）的 Wild Life Archive。Wild Life Archive 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系列，是“从早期起源开始就记录着跳舞音乐文化的宣传单和相关工艺品”。她第一次参观 Wild Life Archive 是为了 2014 秋冬系列，并将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参加的最难忘夜店中捡来的宣传单作为补丁缝在服装上。Topshop 创意总监凯特·费伦（Kate Phelan）1984 年搬到伦敦，因此她可能对 Camden Palace 夜店有真实的记忆，她的春夏系列以一系列黑色聚乙烯基铅笔裙做了总结。尽管其他人（可能他们中大部分人）只能希望他们也在那里。Isa Arfen 的 2016 秋冬系列也是为了纪念位于伦敦科芬园的传奇布利茨（Blitz）夜店。在布利茨夜店，新浪漫主义者整晚都在翩翩起舞。但她不可能有这段记忆，因为浪漫主义运动达到巅峰的时候，Serafina Sama 还未出生。1997 年 Haçienda 关闭时，Henri Holland 也只是个少年，然而他的 2017 春夏男装系列是对曼彻斯特最具传奇性的夜店 Haçienda 的真挚致敬。House of Holland 的一些 T 恤上印着标语，如 VIBE、Ravers 和 ALL NITE 等，另一些则印着 Haçienda 夜店会员的档案照片。类似的图片在 Molly Goddard 的系列中也能找到。她的系列突出了由英国摄影师 Nick Waplington 拍摄的一系列有关纽约地下派对的照片。在 Molly 的秀场，姜黄色或略带红色金发（像设计师本人）的模特们身穿标志性的薄纱罩裙（本次盛会中设计为幻彩萤光漆色），外面搭配着 T 恤。这是种将自己置于个人幻想中的微妙手法。Matty Bovan 也这么做，但少了些微妙。在本季伦敦时装周 Fashion East 的首秀中，他让苗条的模特们化上自己青睐的日本歌姬式的妆容。该系列是闪闪发亮的 DIY 派对服装。显然除他自己外，任何事物和个人都不会认为这些服装白天穿得出去：金银锦缎和卢勒克斯、万花筒般色彩斑斓的网和网格以及超大的网眼和橡皮泥首饰。在所有夸张的属性

中，开放性特别能与志趣相投的当地观众产生共鸣。

更多的年轻设计师好像担起了文化学者的角色，或多或少地主动记录那些有一天可能消失的城市夜生活习惯。2016 秋冬系列中，来自伦敦的 Sebastiaan Piete 展现了同性恋文化和猎艳实践，这是种 Grindr（全球最大的男同性恋社交网站）出现前的故意闲逛、寻找一夜情的方式。完美定制的男装（比平常稍紧些）配上皮鞋和约会应用软件 lingo，如 T 恤上印上 HH（High and Horny，指兴奋和好色），抑或针织衫上绣 CRUISE（男同性恋者猎艳）。如果除去语境，这些字眼只会被认为有点歧义。还有 Caitlin Price，每一季他都考虑不同的夜生活仪式。2017 春夏系列是场前往伊比沙岛、玛贝拉或阿依纳帕（又是国外）旅行的仪式，夜以继日地参加社交聚会。

然而，对于那些想在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中生存的小品牌来说，价格标签最终将这些系列与那些给予其灵感的但常常身无分文的夜店孩子分离开来。随着夜店不断关闭，设计师们的致敬也不过如此：致敬只是在追思夜店，而不是在努力尝试拯救夜店。即使有，他们也不过是悼念纽约或伊比沙岛等地的夜生活。Charles Jeffrey 可能是个例外，他最近跻身了 BoF 全球时尚 500 强榜单，并与 Molly Goddard 一起荣获 2016 年英国时尚大奖（2016 British Fashion Awards）新晋人才（Emerging Talent）的提名。他的服装在 Dover Street Market 销售，价格并不比其同一级别的其他服装低。这并不是毫无缘由的。他的服装设计精致，通过能力表现紊乱。例如 2016 秋冬系列他的醉汉剪裁（drunk tailoring）为春季系列留下两种独特轮廓：Bitch（大摆外套和弯曲的扎带）和 Bastard（收腰）。但是这位来自英国格拉斯哥的青年才俊并不只是提及了伦敦当地的夜生活。他在 VFD 夜店发布了 Loverboy 男装系列，用实际行动向夜店致敬。几年前查尔斯成立了品牌 Loverboy，获得资金攻读硕士学位。如果所有有抱负的设计师都这么做的话，那么伦敦夜生活的状况可能会更好。